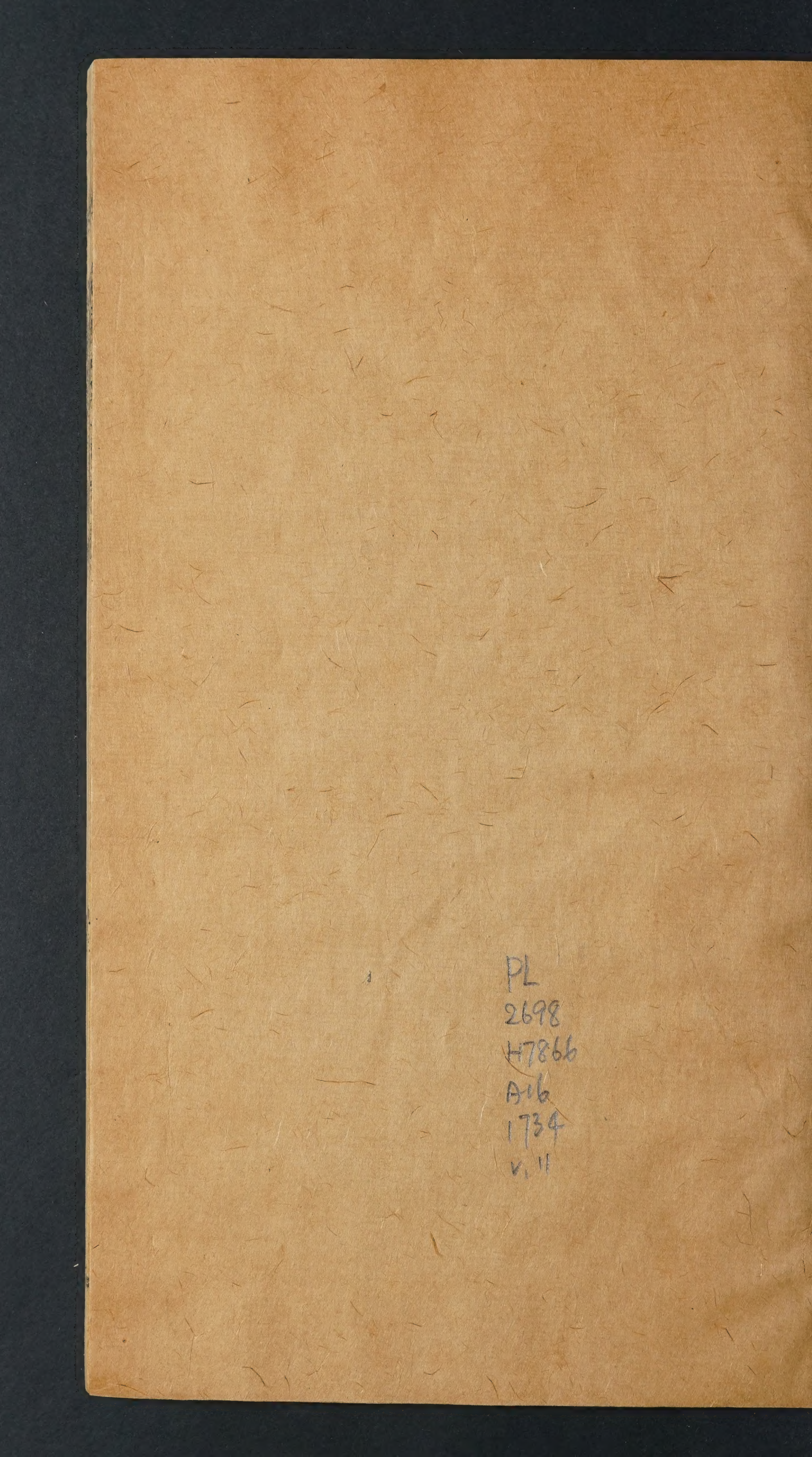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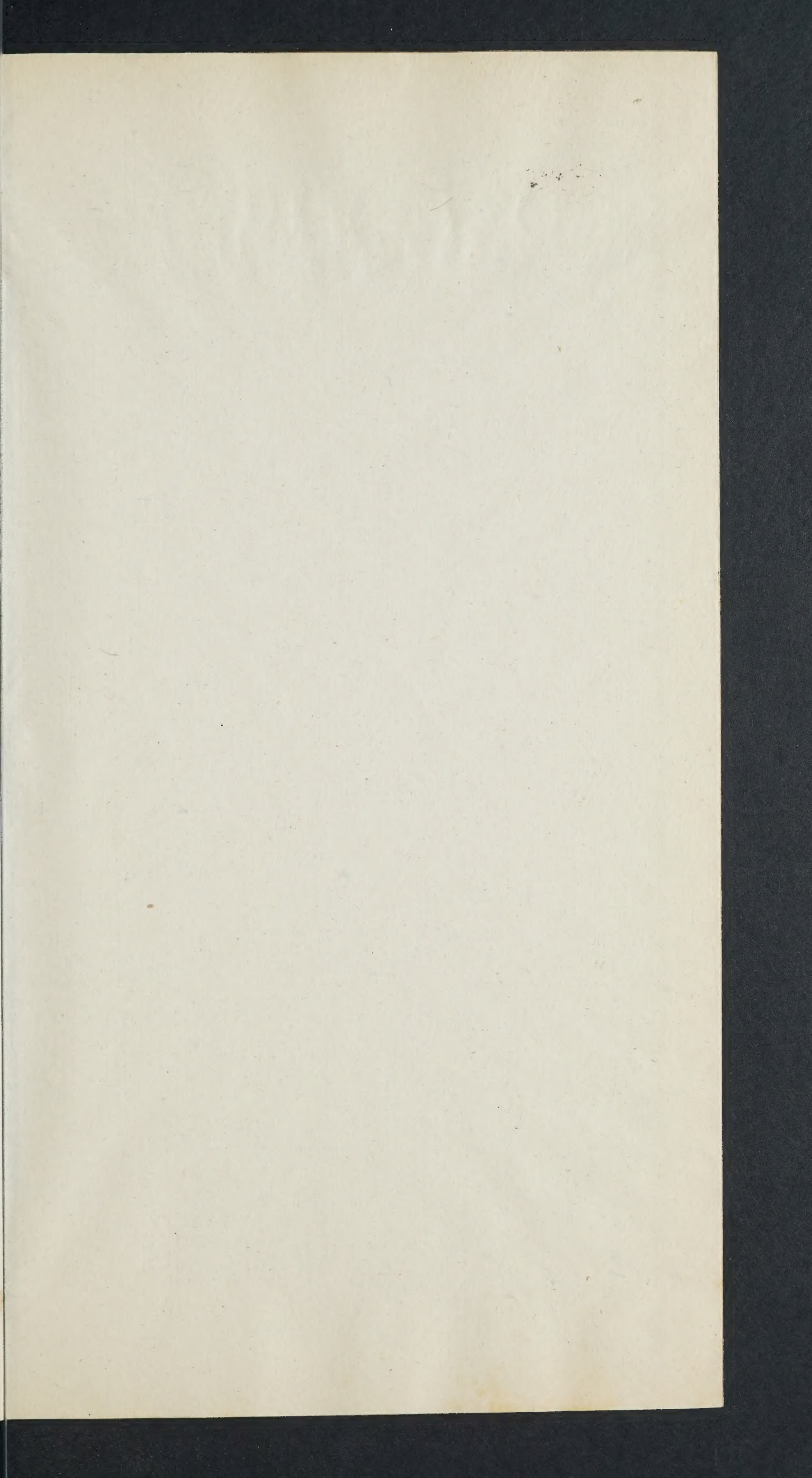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記

存化書堂記

襲封衍聖公孔君彥縉作堂盛積古今書名曰存化書堂盖取過化存神之語以景慕先聖之至德且以自勵云爾正統辛酉春予至闕里謁先聖退遂登其堂君告予以名堂之意如前所云者且求爲之記予惟先聖存神過化之至德豈易知哉在當時顔氏知之曾氏知之其次惟端木氏幾足以知之及子思

孟軻氏沒涉秦歷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之季知者寡
寥焉罕見其人至周程張朱四子者作始克探先聖
之至德于千載之上而繼孟氏百世既絕之知而朱
子猶謂其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顧予何所知而
敢記斯堂乎雖然嘗誦先聖遺經以及顏曾思孟周
程張朱之言而竊求先聖身心之實矣則其至德或
可彷彿其一二乎盖先聖之心虛靈洞徹萬理咸備
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但其寂然不動之
時初無聲臭可聞無涯涘可測此其所存者神與先
聖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雖與人同而踐形盡

性則非人所及故其身示至數如天之垂象凡所經歷威儀辭氣所接即群動無不孚格變易此其所過者化與夫先聖之至德如是而君以之名堂眞知所景慕哉然先聖之至德非獨先聖有之乃天下萬世所公有者也況君以神明之冑亦旣知景慕矣所謂自勵者其可忽乎君居是堂讀是書存是心脩是身加之以篤信持久不息之功將見周程張朱氏之知者不在乎他姓矣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古者職風紀司諫諍各有其官我 皇明有天下凖

酌古今定立官制乃罷諫官而以言責付之風紀凡任御史按察者于百司之邪正庶獄之寃疑既得扶抑而伸理之至于國家小大之政生民休戚之情又得條陳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是其關係治道之大類非他比故自 祖宗以來著令選任風紀必于端人正士通儒術識大體者取之而雜進之才弗得以厠其間列聖重光咸用玆道今 皇上祇若成憲爰自臨御之初即簡飭內外憲臣使各修其職繼命儒臣考定憲綱成書頒布風紀諸司俾遵行之由是紀綱以之大振庶政爲之咸新正統元年夏亭自[illegible][illegible]

來僉山東憲事又三年爲正統四年金谿王公裕亦
由御史陞秩憲副嘗與予論風紀之重如前所云者
將刻今按察諸公之名于石仍虛其次以俟後來之
爲是職者并刻焉且屬予記其事嘗觀司馬公之記
諫院題名也謂後世將指其名而議其忠詐曲直有
可懼者今之選任按察既爲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
邪洗冤澤物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繫治道之
大又非特諫諍之一事而其列名茲石也後之人亦
將歷指而議之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瘝其
官是其可懼殆有甚于司馬公之所言者矣然則凡

我風紀君子其可不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沂濱書舍記

沂舊魯城南水也卽曾點所謂浴乎沂者水源出乎地流而爲溪渟洄曲折幷冽潔淸可迴可浴可酌可飲蓋魯地之佳水也曲阜令孔君公堂作室于其濱盛積古今書于中每政暇必出游游必于是至則水在庭戶淸泠之聲以潔其耳澄虛之色以潔其目瑩徹之光以潔其心取卷左右俯而讀仰而思天地四時陰陽變化之理古今萬物貞常不息之道以至上及邃古禮樂刑政人物世道因革得失賢否升降之

山靡不傳之于書約之于心去其非取其是以爲師
已治人之資是則沂濱之舍豈徒爲觀游宴佚作哉
孔君孔聖裔也必不私其所得安得春和景明時尋
其室于洙沂之濱讀其書求其志又相與樂古人之
樂于千載之上

約齋記

約有守約處約以約之不同以約者不自放云耳處
約者安儉素也守約則會萬爲一以一應萬聖賢傳
道之器在焉曾子孟子是也山西右布政使楊公嘗
治齋居以約名之公自少時砥礪名節以詩經登進

士第給事黃門繼爲廷臣推薦歷山西參政三轉而爲今職言乎處約公已宦達矣言乎以約公歷官既久滋事滋慎言乎守約公由明經發迹固嘗挹郰鄒之遺風于三者之義何耶竊思之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恒人之處寒素或不能安履其常而志饕外物者有焉公自爲士子確乎不易其操于衆人之營營者無以動其念非能處約之久者乎自筮仕以至大官謹致其操施而不放非以約者能無失乎三者是固然矣獨惟守約者曾子以是求諸身孟軻氏以是脩于已施于人公既挹郰鄒之遺風寧不知操[illegible]

問而發其微乎明會萬爲一以一應萬之妙謹信其
身乎以著而爲忠貞之節形而爲化之政施之無
往不可俾大賢事業偉然見于數千載之下則廊廟
之風豈徒挹之云乎哉若然則彼立者特守約中之
一事耳予故曰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

唐文學館學士畫像記

四川太叅楊公伯玉家藏唐杜如晦以下十八人畫
像一卷各著官爵姓字里居與夫賜品服年歲并題
贊于其左蓋太宗爲天策上將時文學館十八學士
也當高祖武德四年太宗以四方寇亂漸迄削平意

嚮儒術故置是館于宮側以杜如晦于志寧蘇勗薛收蓋文達薛元敬房玄齡李守素顏相時蘇世長虞世南孔穎達姚思廉褚亮蔡允恭陸德明李元道許敬宗十八人并以本官爲學士收卒後以劉孝孫補之且命爲畫像題賛藏之書府即世所謂十八學士登瀛洲者是也夫瀛洲異書以爲海中之洲非仙者莫能到世以得學士之列者若登仙然當時後世孰不企慕之哉夷考諸人始終行事或以經術顯或以忠直著節或以清白砥操與夫文學之長字畫之能雖其賢才有大小之分然皆不失爲士

之行可謂無愧于登瀛之論矣獨恨一許敬宗後來以奸言誤主貽禍宗社生靈爲唐室之巨賊大憝而亦得以與此清列何耶且太宗英主也自以十八人者極一時之選矣而猶不能察敬宗之奸邪知人之難固如是哉後之人但知循襲舊迹以敬宗與諸君子並寫圖像而品題之然邪正不分賢否同譽何以示教謂宜作此像者當削去敬宗官稱題贊直以名目之而諸君子之像贊官爵自仍其舊庶幾觀者有所感激懲勸亦世教之一助也

永思堂記

人子生于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驚之痛之饑之渴之蓋未嘗須臾忘其子之身而欲其安也及少長也其親誨諭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之道陶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念忘教其子而欲其入于善也逮其成立處于鄉則欲其子以賢行自著仕于官則欲其子以忠廉自脩是其親之心又曷嘗一日忘愛其子而欲其始終有所成就哉親之恩如是故其後世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即親之遺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即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之撫摩保愛教誨期願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于

中心之誠自不能忘于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為始
終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由外鑠也詩人所謂永
言孝思者殆以是歟楊君伯玉江西瑞之高安人也
自在鄉里時已失怙恃每撫遺體感遺氣而追念其
二親撫摩愛育期願之恩泫然憂悲不能自已因取
詩人永思之言以名其所居之堂其後伯玉登進士
第為御史為按察僉事累官至四川參議所至官舍
必寓以永思之名所謂惻愴悲思之情出于中心之
誠無間于一息與吾身為終始是乃天理民彝之至
者伯玉白首不渝焉其可謂能踐永思之孝者已伯

玉爾任風紀荷國家推恩皆得贈其親之官如巳之秩榮賁泉壤光動里閭伯玉又足以遂永思之情矣今參議九年秩滿前後居顯官者三十年所至必舉其職而無纖毫之玷是皆自永思之孝擴而爲事上之忠旣忠且孝有子如伯玉雖其二親亦可無憾于九原而是堂之名亦將傳之永久矣于是乎書

蒲州重修廟學記

蒲州廟學得州治東南爽塏之地爰自　皇明混一寰區武功旣偃文治誕興而廟學實肇建焉今歲月寖久大成殿以及兩廡門宇廚庫棟楹榱桷蓋瓦多

輒丹堊圬鏝悉有腐撓穿漏浸漶缺落之處殿之規制亦廹于庳隘每春秋釋奠鼎鉶豆籩几案羅列前後裀匝周旋執事殆不可容薦祼興俯不中法式行禮者病焉咸寧張公應初以鄉進士累官節判是州未幾民皆安其政之良適州缺守吏民則相率狀其績于 朝遂就陞知州州事念廟學實國家崇建教道人才所自出關係甚大一州之政宜莫先焉爲郡而不此之急其何以御副 國家崇重之意即謀諸寮佐量功度費鳩工庀材以訓科幸致老人王景敘董其役廣大成殿爲間者五東西廡門守厨庫悉易其

木既腐折破壞者丹堊朽鏝之弗飾者新之作始于正統十二年二月訖功于七月百需之出公處之有方民不知費而廟宇落成又視師生堂齋退息庖藏之舍有滲漏者有狹小者將次第完脩而改作之郡博張璁司訓杜翀柳儀以書來求爲記其事竊觀春秋凡用民力雖時且制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當時魯僖公嘗脩泮宮矣而不經見者以學校爲政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今郡守張公新理廟學而且民不告勞其知爲政之先務者與昔之爲吏者類皆以簿書期會爲急于教道人才漫不加省甚至崇廟

務以徼福于淫昏之鬼後私居以肆志乎宴安之樂爲視公之政爲何如公他政之善尤多于此見其大者云

遊草堂記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予泊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爲草堂之游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爲作于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諸詩

于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歲時浪展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游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塡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爲蜀中之勝跡雖朝之縉紳大夫有事于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李張羅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爲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瀠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踈篁折葦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游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而行

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于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即其地以爲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有曰草堂寺者盖因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以子美嘗爲工部郎故以是扁其祠云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後有中堂三間以爲游者宴息之所最後有堂三間覆之以茅盖象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盖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盖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四川藩臬都閫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

聲以侑酒焉酒半而起遂過青羊宫復留小酌至暮
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
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爲塵土而荆榛矣後世作
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
工而凌跨古今冠絶百世哉盖唐至中葉爲女子小
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横發黄屋出
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禄號爲親信
而近幸者率多頫顔賊庭受其僞職子美在當時一
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
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脱賊中赴行在肅宗

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
居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爲檢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
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
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
君之一念烱然不忘故其發而爲詩也多傷時悼亂痛
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怛之意千載之下讀
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
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汚賊中之一節爲然也
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
美之忠則慕其爲人慕其爲人則併慕其所居之室

杜子美之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長存也且自
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甍
巨桷歌臺舞榭蔽虧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
室也今皆消滅泯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
而爲後世之所景慕興葺游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
天地相爲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
美殆近之與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
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
草堂東北即青羊宮西來所過橋下溪是也時同游
者布政使張惠按察使茅推揚僉事劉福都指揮李

榮周貴齋恭藩臬都閫共六人其餘文武將吏甚衆
不能悉書

榮養堂記

榮養堂者劉君崇善養親之堂也劉君爲監察御史時凡任京職者皆得分其在官之俸于故鄉以養親劉君遂如例分俸于閩之建安以爲三親之養人皆以此俸朝廷之賜而劉君之三親乃得月受之官廩以饗其賜榮莫大焉故名其三親所居之堂曰榮養中外士大夫之能爲文辭者咸作序記詩歌以美之聯爲巨帙焉景泰元年冬予以事在蜀劉君適自御

史陞四川按察僉事間以其帙求爲之記乎惟人子難得者具慶尤難得者以其祿逮養也故曾子有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豈非以人子得祿逮養者尤爲難乎劉君種學績文既取進士高第始仕即得美官身既顯榮其二親皆安好無恙遂分俸以養其親既具慶而又得祿以逮養人子之難得者劉君得之有曾子之樂無曾子之悲者其惟劉君乎其御史秩滿復荷 國家舉推恩之典封其父如劉君之秩封其母孺人榮名命服皆朝廷之賜而劉君二親身被其賜又豈非榮養之尤大

者歟劉君今復陞秩僉事自是以往沐朝廷之寵錫方源源而未已其所以榮養其親者豈可量乎雖然劉君得祿秩以榮養其親者皆由于秉公忠勵清白以盡臣節也使臣節有一之未盡則雖得祿秩以榮養其親人將議以爲辱而致雖親之心亦有不安者矣劉君尚益勉其臣之節而無所不盡則其榮養其親者不惟有以厭服于人之心亦有以安慰其親之心是堂之名將傳之永久而榮其親于無窮矣

澹庵記

澹庵者楊君伯玉退居之所也伯玉發身科第爲監

察御史爲按察僉事累官至叅議踐歷顯要者三十餘年官榮祿厚所欲可求諳悉世味也多其非澹也明矣而以是名庵何耶盖澹者寡欲之謂也伯玉爲士子時已自以澹名庵而自勵其學迄今通顯所至官舍必寓以是名而不易其志誠以士君子立心之要莫要于澹而寡欲也寡欲則世味焉得以移易其志哉且貴顯富厚聲色滋味皆世味之可嗜者也古之君子貴于時富于時雖勢足以備所聽之聲窮所視之色厭所嗜之味而莫不約之有節用之有制不爲富貴聲色滋味之所淫溺者膺而寡欲也使一

所欲則凡世味皆得以淫溺之天理滅人心汨將
以自立于世矣此伯玉以澹名庵者實君子立心之
要也伯玉起居出入每顧名思義而自警于心故其
官業矣恒以沖泊自守不知其爲榮祿厚矣恒以簡
薄自奉不知其爲厚所欲可求而遂也于聲色滋味
之不可無者亦屬厭而已未嘗窮于欲也伯玉之立
心于澹者如此凡世味皆不得以淫溺之其殆可以
追蹤于古之君子歟雖然澹而寡欲固可尚誠能寡
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進于君子一等矣會當游伯玉
之庵尚論濂溪之至教

懿庵記

懿庵者僉都御史王公退居之室名也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爲給事時值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蠹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爲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公道復而公之名遂以聞于天下今 聖天子登大寶之初賢公之爲首自給事擢僉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躬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賊適機宜部伍行

時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
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既解
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敏機辨過人百千
等而有爲之才著于朝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而
乃以戇名庵何邪蓋直者正道也曲者邪道也戇實
直之別名也昔漢武帝以汲黯面折其過乃以戇目
之世因以戇爲愚戇之稱失其義矣於乎使漢廷之
臣皆如黯之戇必能以直道輔其君而武帝之治其
庶幾乎惜乎直者易跡邪者易親曲學何世子乃至
大用而黯卒不得親幸遂使武帝之政多疵議也且

公之擊奸黨折虜寇保京師安遠邇皆由其戇直之氣發于中而施于外者無所屈撓也以是名庵不亦宜乎公今董東南之漕運且巡撫淮甸固爲當時之急務重任竊以謂朝廷者天下之本今 聖天子方舉群直以收太平之功行見不日還公于朝又將以其直氣正道輔成治效則其豊功偉烈不但如前日所就而已若然則益有以稱戇庵之名矣瑄雖孱懦亦嘗慕直道而行者他日倘得游公之庵尚當學公之戇而請教焉

忠勤堂記

秉盡已之心謂之忠効匪懈之勞謂之勤忠勤者人
臣事君之大道也自古以來股肱之良勳戚之賢曷
嘗不篤此道以建名節于當時垂休光于後世哉駙
馬都尉趙公昔在 太宗文皇帝朝以世臣子弟有
才行被選擇尚 太祖高皇帝之賢主歷事五朝逮
今垂五十年或奉朝謁于左右或持使節于四方盡
心効勞忠勤之行始終如一日遂得以親賢簡在
列聖之心受命奉行南京 陵廟祀事且兼掌都督
府戎政前年北虜入寇 太上皇親征公上章願奮
忠効節以殄除醜類奉迎鑾輿靖安邊境今 皇上

若曰小狄跳梁行且電掃矣南京　祖宗陵廟所在爲根本重地駙馬都尉旣奉祀事且兼掌戎政豈可又以邊事勞其行遂不允其請特降璽書使仍理舊事復以忠勤之辭褒其意公旣拜命于廷乃取璽書忠勤字大書揭于所居之堂手以丕昭　皇上褒諭之恩且于其朝夕俯瞻敬止之間有以接于目警于心而勉其臣道之當爲余嘗登其堂公仰視大書而語其故因請爲之記余惟公之勉盡忠勤者垂五十年其聞譽固已表著于邦家今茲璽書褒諭之詞蓋即其實以命之公則拜寵光而增懼揭堂名而加勉

其忠勤之節彌久而彌堅者又可量乎公感皇上寵貴
人也乃能祛去凡近之習卓然以臣節始終自砥礪
豈非聞古昔股肱之良勳戚之賢能篤于忠勤者而
興起乎其建名節于當時垂休光于後世固有所在
矣公尚益勉之夫是堂也其内之榱題棟宇高麗深
廣可以肆几席而陳樽俎外之奇花異木紛葩羅列
可以娛觀視而供翫賞余皆不書獨記其名堂之大
者以為公勉盡臣道之助云

雙桂堂記

桂佳木也而秋芳其花黃可愛其香清而尤宜遠聞

近世之士子薦名秋闈者往往以折桂喻其一時之榮亦楚辭采菊紉蘭之義也寧陽王大經王大縉兄弟皆登山東景泰庚午科鄉貢進士因以雙桂名其書室之軒問求爲之記大經大縉之尊府嘗與先君子爲同官今爲順天府尹大經其第三子大縉其第四子也京尹公之先世多有積德乃大發于京尹公自科目進身亟踐通顯教行于家諸子業詩書仁義之澤而講貫漸磨者有年由是大經大縉兄弟一舉而捷武鄉闈在他人不啻足矣而大經兄弟乃以雙桂名軒者蓋以謂吾之兄弟已得者固若折秋桂之

聯芳然豈可以是自足哉方將退脩于是軒之中于家庭之教已知者愈精其知已能者愈習其能深覈潛索之久强勉力踐之篤必使詩書仁義之道渾融于一心散見于行實宣著乎文章則他日禮闈之試大廷之對亦惟攄發吾之素藴以應之不惟掇高科若升階之易亦將有服處官措之事業大有可觀者矣若然則大經兄弟向之接武鄉闈者又將齊名天下而雙桂名軒之實亦可垂之無窮豈但若世之折秋棨而誇耀于一時者之可比哉是爲記

唐陸宣公廟記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于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行義爲急慥慥然有王佐之才者余于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爲本自漢以來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精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于王道獨公

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
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
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
則枝榦凋悴而根柢蹙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
必正心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
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于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
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
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
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
三代之治可待豈徒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

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即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爲公之故宅前代碑誌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劉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于當時奏議行于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備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劉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于世教風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劉君卓然以褒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蹟于朝舉久缺之

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下
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于世教風化甚大
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
崇舉公祀以樹風教于無窮者自我 天朝始

寧州重修廟學記

聖朝建內外廟學所以崇聖道養賢才以臻治道之
隆天下之政未有重而光于此者是以 列聖相承
莫不申重其事寧州爲陝右之名郡郡之廟學營建
既多歷年漸至敝漏亦有屋宇當建而缺于始作者
前有司類多務因循而莫之重學政因而弗飭今知

州事山東黄縣劉謙發身鄉舉歷官來涖是州進謁
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周視兩廡神宇學舍俱朽桷
棟楹甓瓦腐壞風雨穿漏無以揭虔事神考業育才
大懼不能仰副　列聖中重廟學之意乃先作大成
殿次及兩廡又次大成靈星門易瓦木而完新之規
制悉有加于前神庫神厨宰牲房亦皆事神之守不
可緩者悉加新理焉明倫堂後堂東西齋生徒退脩
之室或仍或增俱作于廟宇既完之後其所需瓦木
丹漆鐵石百物及工匠役夫皆處之有法既備積有
素又取之在官不斂一物于民而妨其業始工于天

順元年三月畢工于次年四月由是廟學庠宇廡
周備司訓甯鐸乃具其興工竣事之本末專人走于
餘里來求文將鑱諸石以垂後夫以國家建廟學有
關于治道重且急如彼劉守乃能知所重而篤意倘
建之功如此固可書已而爲師爲生徒者亦豈可不
因是感發而各知其所當務哉彼知隆治道必本于
養賢才養賢才必本于崇聖道則爲師者必當以道
率人爲生徒者必當以道治已教以道立求以道成
推之于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于治道而
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亦于劉守興學之政有

辭云

華州重脩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備于聖人吾夫子爲出類拔萃之聖孟子推其功賢于堯舜故以王者之禮通祀于天下學校所以崇聖道育賢才開太平也我　天朝列聖相承以道治天下稽古王政尤重學校之教所在郡縣廟學既宏大其初建之規或有久而弗飭者俾有司以時葺脩務崇祀育才咸底其實今陝西之華州爲關右大郡其廟學之建歷歲滋久棟楹朽蠹侵凌于風雨摩多敝漏今西安府知府西蜀閻仲[illegible]

勝賢發身太學前五年來知是州進謁先成殿退視
學舍俱有非飭如前所云者大懼學政之墜弛遂謀
諸同知李瑞儲材川集工匠先徹廟宇木朽腐壞者
易之以新好次及兩廡俱葺理之棟楹榱桷盖瓦甃
甓悉壯固于前時丹艧墁杇之飾輝煌完堅又命工
畫歷代從祀諸賢像于廡壁以及奉神之周庫器用
靡不完具天順元年仍改作明倫堂齋房會食堂士
子退脩之室由是廟貌尊嚴士習有所俎豆絃誦之
風延及州里學正張玄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楊公先
知是州時祇承國家崇重學政之典克脩廟學咸底

完新今楊公鼎陞知大府是不可以其去而無所記述以沒其善乃具其事遣人來求文于予將刻之石予惟天莫大乎道吾夫子備是道爲賢于堯舜之聖我　皇朝以道治天下崇重夫子之道俾通祀于內外學校蓋欲以道育賢才而資世用也楊守旣知興學爲重而爲師爲士子者其可不知所重乎則爲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爲士子者必當以道自勵講是道求是道士子之聚進于明時者咸以道忠乎國而愛乎民或至裨大化建大節亦卓然惟道之與歸斯學政大有實效而于楊守興學之功亦有辭焉

讀易軒記

四川滎縣龔生文淵嗜學好易因取朱子警學贊首讀易二字名其書室之軒求爲之記予惟讀易之法朱子之贊備矣尚奚待予言請姑述所聞爲文淵勗夫畫前之易奇偶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奇偶之已形者今先天圖是也自圖隱于異學千百年世之讀易者但知自乾坤以下六十四卦文王之彖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而于伏羲先天之易則莫之聞焉至宋希夷陳氏始以羲圖授穆脩脩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子邵子乃大爲之發揮然後知文王

周公孔子之辭皆本于先天之畫由是易之本原復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而已若程子之傳雖未及乎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包括廣大朱子所謂祕傳羲畫程演周經誠皆永著常式彌億萬年也文淵誠能肅容端席于斯軒之下深探畫前伏羲之易熟玩周孔之辭精究程朱氏之傳義又必以朱子之贊實體之于身心則于讀易之法彼此交盡庶乎有得矣文淵其勉之

平陽府儒學重脩記

平陽為山右之大郡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實人才

風化之所自出爲吏屬之所觀法爲郡之政固非一
端宜莫先于學政今姜守德政三衢名家子蚤游太
學出令上元上元爲應天劇邑素稱難治姜守歷職
九載事無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陞知是府涖
任之初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退見神厨學舍
率多敝陋及有屋宇當立而未備者因志諸心及半
載間值時豊人和乃區畫塼埴之具斵削之材以及
甓甃百需旣合矣于是就工先作神厨次作明倫堂
作學門以及師生宅居退室繚垣道途靡不完整乎
宜又表類宫之福覆以重屋始事于天順五年二月

凡五閱月而工訖學舍爲之鼎然一新郡傅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道之大原出于天若古唐虞三代之教學雖名有不同而皆本于道蓋道之明即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矣自孟軻氏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氏曾思之道不傳歷漢唐以來間亦設學立經置師弟子員然道旣晦而不傳而其所以爲教爲學者徒矻矻于訓詁名物口耳枝葉之淺陋甚至雜乎異端惑乎功利汨于百家衆技之偏曲支離雖有臨雍拜老增廣生員如漢唐之盛亦不過侈當時之觀美卒莫能究夫道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已古明道明倫之盛至宋河南二程夫子始有以接千載不傳之統于是發明性即理也以見道之大原出于天表章大學中庸明古人爲學之次第造道之閫奧以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雖多亦奚以爲周子以剛柔善惡中焉而已矣論爲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至朱子會萃周張程子之學以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鄒之道註釋四書爲講學之本又集小學爲大學之根基以及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旨資治通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無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入之途各異

而其要歸皆本于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教然當時講論極爲明備而乃屢爲狂言所阨竟莫能施其教于學政達其道于天下逮我 皇明統一萬方道隆于古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于周程張朱之說以求堯舜以來于古聖賢之道而前季訓詁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說皆不得淆雜乎其真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施于學政盛行于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今平陽郡學以才風化所關姜守知爲政之先務而新理之事神育才咸有

其所爲師爲生徒者其必仰思朝廷建學之意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庶幾人才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于支屬所謂明道明倫者將不爲虛語斯于姜守之興學與有稱焉于是乎書

陵川縣廟學重脩記

陵川爲澤州屬縣廟學自我 皇明定天下旣規建置逮今歷年旣久大成殿兩廡欞星門以及堂齋諸屋宇皆穿剝弗治事神育才咸適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涖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脩乃謀及僚佐以農隙時斧斤山木陶埴瓦甓與凡作屋之

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新靈星門次及明倫堂東西齋皆新之棟桷覆瓦梓鏝丹碧之飾壯固光彩巍然煥然皆有加于前時以至神庫牲房與士子會食退偹諸室悉皆增葺始工于天順元年二月訖于是年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祚乃具興工竣事之蹟因進士張瓚來求記將刻石以示永久余惟教學乃爲治之本自唐虞有司徒典樂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寖備于時有小學大學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藝三綱八目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則在乎知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爲而已

歷代以來雖或亦有學校求其如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則寥寥焉蓋唐虞三代之時聖道大明故教人有其本自孟子沒道旣不傳故教法失其實至宋二程朱子旣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語孟中庸以達夫六經之蘊與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爲其爲說雖明値時紛鑿而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于學政逮我
皇明當文運大隆于是內外建學而教人之法一本于程朱氏之說由是教人之法大有以復古道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大新廟學于事神

既竭其度而士子之游于斯者必循序以進其學以求知其性分之所固有以盡職分之所當爲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俾大節卓然炳然斯于國家建學爲有實效焉予是乎書

大寧縣儒學重脩記

大寧縣在漢時爲北屈縣屬河東郡今爲隰州屬邑其地僻在河山之間土皆磽瘠戶僅十里前之爲邑者惟租賦簿書期會是急漫不留意于學政以故學舍歲久侵凌于風雨悉皆穿漏北壞且無士子退室而師因以弛其教士因以荒于肄大無以副 國家

崇教之意天順三年二月知縣王溥主簿梁宏乃備
積材木用度既具遂集匠役即學徵諸屋之敝者大
而新之堂凡若干楹齋凡若干楹皆高敞宏廣可以
考業其中是年四月適山西右叅政楊璿行屬至縣
謁廟又命重脩靈星門學門及作士子退室三十間
廩宇十八間學舍大小由是悉皆完整訓導劉鄒具
其興役訖事本末來求文刻石以記之余惟唐虞三
代之學其盛不可尚矣自洙泗鄒孟之教微而道失
其傳至暴秦焚儒書禁儒語殄儒生儒教既廢秦隨
以亡雖漢興數十年猶以黃老爲治而于唐虞三代

之學政莫之興舉武帝雖曰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置
博士弟子員而無其本明帝唐太宗養老立學之具
雖可觀而無其實至宋道學諸君子講明隆古教人
之法雖極詳備而不得行于當時是蓋將有待也洪
惟　天朝列聖相承建極于上立學于下自京師延
及遐壤絃誦之聲相聞學政之本末具舉蓋將遠追
隆古彼漢唐之修虛文者奚足比擬哉今大寧雖極
僻陋而學校教法與通都大邑無以異其學舍未備
與敝漏者大參既有以成其後縣僚又有以成其前
將見教有成法而可副國家崇學之意矣是可書也

[illegible]是人乎書

一樂堂記

陝西清水縣儒學教諭廣文李生景平陽辭州安邑人其中鄉舉依親讀書時嘗來河津從余講學及之官清水之三年爲天順六年乃以書來曰景迎父母就養且有兄弟來隨侍因于官舍中闢一堂爲奉親之所取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之言因以一樂名其堂乞記其事將以自警焉余觀孟子又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先儒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于天一

係子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乎李生于可以自致及係于人之樂皆不敢自居獨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一樂名堂者何哉盖彼二樂者皆望賢之極致故不敢自居惟此一樂幸而得于天安得不以之名堂哉然李生既以是名堂必當盡其實以稱其名可也其事親則必以古君子自期先意承顏左右就養不但養其口體又必養其心志而諭之于道焉其于兄弟且敬且愛必思父母之子重于已之子不以妻子之言而有間不以財利之私而有爭期于詩所謂宜兄宜弟焉夫如是則于堂之名庶乎有

實以稱之矣雖然彼二三樂者固爲聖賢之極致而李
生不敢自居然士希賢賢希聖亦學者分內事也李
生其必用力于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克己之目朝
斯夕斯而勿怠則私可克而禮可復庶幾乎仰不愧
俯不怍之樂矣李生教育一邑之俊秀其必以所學
之正推以淑之俾循小學大學之序以及乎論孟中
庸六經與凡聖賢之書必涵養本原思索義理篤于
實行各因其資質之高下使循循勉勉不已則士子
中豈無可與進于道者乎若然則雖于得天下之英
才而教育之之樂不敢望亦知所從事矣然參又有

說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天倫之可樂使李生不能自致于克己之功教人之方則心德有未脩師道有未立將貽誚于時而父母兄弟之心亦將戚戚然不寧抑何以樂斯堂之樂哉是以余因李生以一樂名堂并舉三樂以告之俾知所警而自廣焉

雙桂堂記

山西憲副定興李文英之長子翙鳳次子鳴鳳俱以習舉子業同中天順三年順天府鄉榜復家居以俟禮闈　大廷之試文英因作堂名曰雙桂俾二子若以日進其業天順六年冬十一月文英調陝西憲副

道過余于河汾因請以名堂之意且求爲之記余惟
桂乃木之美者也文英以雙桂名堂盖以比二子欲
其盡知行之功以美于身耳夫人爲萬物之靈誠欲
盡知行之功以美其身亦惟求諸經與大學語孟中
庸以及濂洛關閩聖賢之書所載大訓格言學問思
辯致知格物則可明其理躬行約禮誠意正心則可
履其事爲翔鳳者以是自勉以率其弟爲鳴鳳者以
是自勵以企其兄兄弟篤于知行之正學沉潛玩索
勇猛精進勤脩于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至于用
力之久積累之深將于身心萬物之理庶幾昭灼無

凝于是體而踐之自人倫之大以至事物之微靜存動察皆以一敬而貫乎其間則知焉行焉將兩盡而可美其身則所蘊者磅礴深厚由是發而爲文辭皆自所蘊中流出他日試禮闈對大廷文皆有本不但高第不求而自至又將可措之事業以澤物是豈若口耳記誦枝葉浮華無本之文止于釣聲名于利祿者可比哉翙鳳鳴鳳誠不以愚老之言爲迂而用力于斯則所成就必有可觀而于憲副均期望進學美身之意亦不負將見斯堂之名可垂之永久矣于是乎書

文淸公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哀辭　祭文

愚村居士哀辭并序

愚村居士諱存善姓劉氏世爲江西泰和人居士貌魁壘談議偉然在鄉里常斥其有以周人之急尤重然諾尙氣節一出言人郎信服之由是人咸以鉅人長者稱焉居士家故饒財至元季俶擾群盜公行剽掠鄉邑苦之居士慨然歎曰大丈夫不能建功立業垂聲萬世猶當小設計慮保庇一方于是盡散其

財糾合鄉民爲立約束相與戮力禦寇居士旣倡義人皆愛護室家勇于捍守羣盜聞之相戒避去而不敢犯鄉邑卒賴居士之謀以克全于難于時有司將上其勞而官之居士愀然曰吾豈以是徼利達哉吾特盡吾心而已遂固止其事而卒不聞逮國朝平定四海蒐舉遺才有欲薦居士者甚衆居士曰吾少之時猶無意于進取今老矣筋力智慮耗矣復何能爲哉諸君幸相愛使得優游餘日于太平之世幸矣薦者意猶未已居士乃辭去城郭退居邑南村葺茅爲屋編竹爲籬決渠以蔬鑿池以魚日與田翁釣叟小

閭上下追攀往來酬嬉歌呼一以愚而自混于俗間更其村曰愚村而自號曰愚村居士居士雖以愚而自屏于野然士君子愈賢其愚以爲不可及及居士卒鄉邑老稚垂涕曰善人長者沒矣吾其何從居士沒後若干年當宣德二年其孫某以進士第致位憲僉哀其祖生而祿位不顯于前沒而素行或泯于後也遂述其事以書來俾作哀辭以發其潛德之幽光余惟居士早能自立于鄉里散財舉義遇急保良其心固已厚于仁矣及時錄其勞而官之而復固止不從其行又何篤于義邪合仁與義宜享榮名盛福于

太平之世而又堅辭薦達退老丘園盖其讓而不居蓄而未發是宜大有以振耀于後嗣也故憲僉公兄弟連中科甲亟躋通顯居士其可謂不死矣遂作哀辭以攄其行以彰其報以傳于後云嗟嗟居士兮誰之賢如稟兹魁奇兮德言舒舒惟義是急兮不有積餘遭時方艱兮嗚鷄嘯呼居士孔悲兮聿艮厥圖倒囊出廩兮糾兹義夫式遏寇横兮以安里閭事已則去兮功豈我居澹若無情兮浮雲太虛屬時休明兮群賢攸遴獨守幽貞兮以辭薦書恬然退處兮惟才之愚野老爭席兮鷗鳥與徒婆娑水石兮以樵以漁

何積之遠兮其發匪徐賢孫多有兮乃德之符居士雖亡兮不亡者餘流芬永揚兮原末本初嗟嗟居士兮名誰可逾

王處士哀辭并序

處士王君友直祖通州三河人世多顯者遭元季兵作處士從其二兄避地于兖今為寧陽人處士淳實君子也早失怙恃移其孝于長故事二兄如事二親焉長失二兄移其愛于幼故撫諸孤如已子焉蓄而未發欲推其有于人故賙恤鄉里若已責焉處士既行積于中名孚于外有欲以處士充茂才舉者處士

目凡吾所汲汲者乃任吾性焉耳豈以是釣譽于進
哉遂遠迹江湖之上放意山水之間以謝免之反薦
者議息乃歸鄉里杜門却掃日以敦行義飭閨庭教
子孫爲事澹然無所慕于外由是人皆服其真能安
分者而遂弗之强其後處士之長子賢今給事公以
科目得鄢陵校官來迎養處士旣至則懇懇以爲人
師之難教人所當先爲諭給事公之師道立而克遂
成就後學者盖皆得于處士之訓焉及處士歸給事
公後以官滿便道省于家而處士病矣處士雖疾革
猶以善道諭諸子而訴不及他及卒宗族感處士之

撫愛者哭處士如哭親父母而哀必盡焉鄉里受處士之賙恤者哭處士如哭其親戚而傷必至焉給事公旣以禮葬處士又立石以表于墓及服除入朝擢授今職嗚呼處士其可謂有子矣夫人之生也丁亂離之時鮮克保其生者而處士脫亂厄遭理世受子孫之養享太平之福者四五十年是則處士生無所歉也世之人或多行不義至于玷身壞名者而處士力于爲善克享天年終于桑梓安于窀穸是則處士沒無所愧也人之子孫或不能顯揚其親至于親沒未久而遂泯泯無聞而處士有子若給事公旣表其

行義于墓次方且汲汲求名公文士之著述以發揚處士之潛德于無窮是則處士雖亡無所憾也嗚呼處士其可謂不死矣雖然自處士觀之始終皆可以自足而給事公方駸駸于榮進思欲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處士而固已無及則其抱終天之感曷有窮極也哉余遂作哀辭以述處士之行以慰給事公之悲以傳之久遠云若有人兮稟朴專承順則兮遵清源生草昧兮歷屯難徙儒邦兮室家安時休明兮尚盤桓篤孝愛兮行實繁間譽洽兮來薦言儆利達兮昔豈然賦遠遊兮溯江邊陟嶔崟兮弄潺湲倦游

兮乃言旋桑麻圃兮松菊軒擁軌迹兮門常闔篤義
方兮謹大閑子翹翹兮乃儒官來迎養兮遂承懽悉
誦語兮謹師傳樂未究兮返家園乘清氛兮乃大還
即竁窆兮卜高原風蕭蕭兮白日寒無歔欷兮愁空
山林木悲兮燭著顏石峩峩兮表新阡發幽光兮潛
德宣子黃門兮感終天養不湍兮涕洸瀾嗟處士兮
人所賢善日遠而日邈兮是亦可攀

朱孺人哀辭并序

朱孺人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朱公則文之妻監察御
史朱鑑之母孺人世襲衣冠詩禮克服訓典允就柔

嘉及歸朱氏雖弗克逮事舅姑而能助其夫竭誠于祀事以至處外內親黨疎戚莫不中度雖嫁久而尤不忘父母誠孝所感蓋有異云孺人方盛年而已失其儷乃能苦節勞心自力于衣食教其子曰鑑曰鏄皆有成立而鑑即監察御史也鑑既致身清要遭逢國家覃推恩之典勅贈御史公以及孺人時御史公雖久逝而孺人尚安好無恙鑑得請歸將爲孺人榮而孺人亦逝矣嗚呼孺人爲女爲妻爲母各有法式雖早罹艱屯而晚得享福孺人以及御史公皆可無憾哉鑑既襄大事求爲之辭辭曰有淑孺人兮德音

孔嘉胚胎前光兮歸于其家誠孝振聲兮行浹邇[illegible]
所天云亡兮矢德靡瑕勤躬教子兮蘭茁其芽有降
自天兮龍光賁加奄逝滔滔兮悲曷有涯辭以慰哀
兮孝子其柰何邪

祭文

告土神文

顯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曰曩爲先考教諭某卒于官
次家遠不能即歸于先塋而旅厝于是實賴坤幽之
德是保是庇今將遷柩西歸謹薦庶品用伸報祭

遷柩告先考文

洪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孝子某謹以牲醴頓顙流涕告于顯考教諭府君之靈曰自尊容奄違人世九月于茲感時敘之變遷涉五内而興悲暴以倉卒未即歸葬遂權厝于濟水之涯邇側淺實非神靈所宜今以吉日謹啓欑窆返柩于故山之陵敢告

祭先塋文

維宣德二年歲次丁未十二月甲寅朔二十五日戊寅孝孫進士薛瑄敢昭告于高曾祖考考妣之靈曰嗚呼惟我先世宏大深厚積善衍慶以庇蔭我後人瑄以藐末不肖得以蒙其福澤由進士以發身

朝命屢降將拜辭先壠而恭覲紫宸區區松楸之戀
哀貫衷曲敢因薄奠以備陳惟我先世幽靈冥德昭
昭不昧者其尚鑒茲懇勤

祭王侍御文

宣德四年十月初十日友生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鷄
酒之奠致祭于年契侍御王公尚文之靈曰惟公中
州英俊夙已有聲鄉試春闈實忝共登奉命南旋並
舟話情再會梁苑懷抱瀉傾一別九載音信罕通君
登栢府可謂顯榮清亮詳雅人無間稱我忝同列有
事湖荊君時南按睽違莫逢將謂旋歸接武大廷孰

知一逝遂隔幽明今茲便道官船暫停謹雞沽酒以酹旅封君如有知其尚鑒衷

祭王太守文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八月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友生監察御史薛瑄謹以時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武昌太守王公大惠曰嗚呼惟公質朴忠信蓋出于天處心制行率由自然在卑不競在高不矯風紀清峻人視後焉公任惟久畏慎乾乾卒遠尤悔名祿以全及秉郡符操持愈堅臨事不撓有嚴有寬武昌繁劇剸治實難公爲數載屬邑妥安承接中度交口稱賢方

莫逆另切不少延惟我與公年齒絶懸公不有挾交好篤專昔主公家留連半年乃傾罍槖沽酒割鮮放懷許與揮毫成篇入別一會笑語蟬聯孰謂茲來明幽永捐進拜旅櫬公不我言風飄繐帷塵凝几筵追念疇昔有沸洗濁逐襯何日令子在前[illegible][illegible]創愧因職牽有負交道中情曷宣文以自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有知其尚鑒虔

沅州禱雨告神文五首

維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謹瑄謹齋沐以瓣香告于城隍之神曰今茲之歲自春

徂夏雨暘以時稿之旱者已穗而可獲矣而晚稿山田之類尤多皆焦然困于秋雨之愆期重念小民皆賴是以為生若悉稿死則國之租稅神之粢盛尚無以給又何免私室之寒饑惟國家之所以棲神以字祀神以時者以神能保庇一方之黔黎遂茲旱虐日甚民懸懸有望于神而神之聰明詎不聞知御史來按是方敢以誠告神其無爽明靈賚雨暘以時施謹告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明山之神凡山之高大表為一方之望者為其能興雲

雨也羽爲沅之傑然挺出荒服以神爲之主也宜乎
祀典代承而莫敢去也逮茲秋旱爲虐禾將盡槁而
民無以處也神司膏澤胡忍不與也御史緘誠遣告
神必惠然許也玄雲勃興斯須雨天宇也四野大穰
欣欣歡予女也民獲報祀進牲醑也吹擊管鼓式歌
且舞也御史當修神之名播中土也尚饗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判官周暎謹以淸酌之奠告于
英顯林公之神惟神血食茲土徃必有功其靈莫測
潛乎化通沅旱秋甚百穀悴容神鑒在下胡不惻窮
窮莫之繼百需曷供御史來按敢有不公不公降罰

民實可矜甫則時賜俾世其承毋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衛經歷岑圖以清酌之奠告于漢車騎將軍張公之神曰赫赫炎靈之四百季士孰非其臣子自東都之政不綱致四海之流橫潰時豈無智謀之奇才而皆遑恤逆順之至理獨將軍之先後數奮忠勇而劾之以死雖千古而名永長存聞者孰不爲之興起彼奸雄之擾擾于一時遺臭至今其未已固知是非之定于將來豈有力者之所能彼此相陰陰有肅之叢祠臨菀菀東流之沅水在祀典昭

然而有稽嘗荒怪淫昏之可比茲闔境之雨澤愆期
特致詞而祈以清醴尚饗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某以清酌之奠告于城隍等神
曰間者秋旱爲虐一何極也是用有祈于群神群神
聽果不惑也有雲鬱興一雨浹三日也晚稻將穡神
賜以寶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也小民將饑神賜以
食也百用將竭神賜以給也官宜即罰神賜以釋也
凡百有心感神德也何以報神還祀潔也詞以侑之
神來格也神惠其繼之承事永無斁也尚饗

祭戶部惠員外文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戶部辦事人材趙福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尚書戶部員外郎惠公之靈曰惟公渾厚敦朴狀貌魁然加以學識文質幾全久游庠序累陟地官宦成年耋有業無愆瑄以後進獲陪周旋款我旨敘悉我誨言交雖未久情則甚專茲南于邁惠問其先謂將促膝以窮素歡孰謂一疾遽爾永捐哀聞甫及悲心遙懸敬遣微奠寓詞柩前公識不昧其惟鑒虔

辰州府告神文二首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香帛告于

城隍之神曰國家之所以立祠宇備祀典俾所司行
事以時以飭者以神能福一方之民而除其所疾苦
也今年夏是府境內不雨者殆逾句月山稼將盡稿
死而下田亦無以成實若更十日不雨則百穀將盡
國賦無以供生民無以食神之牲醑亦無以給民之
疾苦莫于是乎極御史雖愚無知猶動念于懷豈以
神之聰明而不加恤抑長民者之弗告耶果神有待
而匪亟也御史來與神言旱已甚矣神其導迎休徵
沛布時澤除去厲虐化爲豐碩則一方侈神之威感
神之德神饗厥報爲無忝而民之事神亦無斁尚鑒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辰州府同知余存諒告于漢伏波將軍馬公之神曰公生爲名臣沒爲明神是皆一念忠誠之鬱積夫豈聲音笑貌矯僞者可得而比倫御史少讀公傳見公行事磊磊落落嘗偉公之爲人及領節南按乃得拜公像于壺山之陽瞻公廟于辰水之濱屬茲辰境夏旱百穀將槁民用憂辛御史平生以正直自處豈以是而濫禱于淫昏獨念公之忠賢爲祀典之崇重其精爽烈烈固宜與山川之氣流通而常存是用敢以旱告詞以備禮公其妙運化機大雨茲土以濯辰人之焦槁以慰御史之

懇勤尚鑒

代陳御史作焚黃文

維年月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陳詔謹以清酌之
奠及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剌一廸告于考監察御
史之靈曰考以孝弟謹厚之行特達敏絕之才爰自
國初莬舉遺逸弓旌之聘賁及丘園靈時蔚起應召
歴官雖止佐邑推心遠大以故隱德餘慶是蘊是崇
是衍是施被及我後人休者廣矣而男詔以昬愚之
資荷生成之力克勤克瘁以青以誨考業邑庠發身
科目遂任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實有風紀之榮每

念音容悵發痛歎逮茲三年遭逢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率祖宗之憲章舉追榮之盛典以謂人臣之盡忠于國者蓋必有教子其家寵光之施及其身者又必上延于其始由是推恩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之秩贈及先舅以孺人之命命及今夫人恩浹幽明慶兼存殁是皆先德之懿所致其曷敢忘謹以前勑一通用伸告祭君 聖天子褒嘉之意則具載于誥詞

尚饗

祭賈昭司訓文

正統三年三月初三日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謹以

淸酌之奠致祭于司訓賈公之靈曰昔遊輦懷交契
最密德吉相酬經義與析其權甚焉無間朝夕我了
先憂返葬河北大雪隆冬泣別沾臆契闊幾年寒暑
屢易中得一會暫話往昔爲將他年數展艮覿寧知
生死遽爾永隔茲叨憲節部有所歷道經貴用公已
无爹市酒是沽隻鷄是炙奠雖云薄情則孔極公鑒
余衷其不有識

祭刑部侍郎曹弘文

正統四年正月日山東都布按三司某官等謹以淸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行在刑部侍郎曹公之靈曰惟

公發迹秋官陟守亞卿奉命巡撫江淮山東持身廉
謹臨事寬平民感其惠吏服其公連數千里熙然以
寧得人委任惟國之明方茲賴仰一疾俄傾謹遣薄
奠以達哀誠尚饗

祭魏希文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閏二月十八日山東按察司
僉事薛瑄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友人魏希文之靈曰
於乎希文好古信道力慕聖賢顛沛困阨心不少遷
憶時永樂俱客玉田始獲君友我惟少年君不有挾
與周旋我即君室至夕乃還君來我屋竟日留連

相與論昔皆有格言乃開我愚乃砭我頑往復十載
交道篤焉遠我別去君心如煎徒步送我握手拳拳
逾三十里解袂長歎寧知一別幽明永捐今來君里
寄水萊山俯仰疇昔中情慨然問君妻子旅食寒單
仁者有後其不有天欲尋君窆道里陽懸遥設一奠
君其鑒虔尚饗

祭王素亨文

正統四年九月十九日友生薛瑄謹以清酌之奠祭
于王先生素亨之靈曰忝接交游實篤右道十餘年
間箴誨懇到任自湖南抵宿展好中失良朋德孰我

造久要不忘敢違聖教聊薦非儀辭以申告

祭少師江時用母夫人文

某氏太夫人之靈曰惟靈生于茂族歸于名門內範有自懿德斯存高堂安其孝敬中閫底于肅溫在配君子參大藩而資其內助貽教厥嗣官少師而種其慶源夫何命服在躬方享全福而大化遽及歸于九原悲傷貫其宗姓惻愴動于里鄰令子既奉命而奔其哀訃所司復準式而營其壙墳掩幽堂之石以銘德樹隧道之碑以刻文存沒榮哀誠鮮與倫某等忝與令子接迹朝紳並陳誠以致奠庶有格于几筵尚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碑

漢伏波將軍馬公廟碑

古有功蓋于一時名垂于後世享生民之祀于無窮者豈非大丈夫抱非常之材識本之以忠誠行之以悠久而有以通神明貫金石達古今而無間者乎漢伏波將軍馬公援天與魁奇器識宏邁當漢統中微新莽竊命四海横流之日乃遠迹邊陲混身田牧踏人弗之識也獨其兄況謂曰汝大材當晚成且良工

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公亦嘗曰大丈夫為志窮當
益堅老當益壯公之所立固已見于此矣及其盡散
財蓄志淸時難遨遊隴蜀擇所適從知崛起草竊之
徒皆醉豢富貴于一時不足以討安生民于萬世也
遂謁光武于洛陽一見之頃即以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稱之因委質臣事効忠戮力以匡復漢室若聚米
之開示山川銅柱之威服殊俗皆公之奇謀偉績其
他蕩除戡靖維調贊翊之策尤多中興之功公無與
讓及天下底定朝廷清明雖剖符受封爵列五等榮
寵並極而公不以是自佚嘗奮不顧身志欲効死邊

疆以盡臣節及武陵群蠻擾邊公遂請行兵至臨鄉

聲即摧破師次壺頭伐功未就而公卒先是有以兵

事聞于帝者時遣來監軍之人素有憾于公及至軍

而公已沒遂厚加誣毀以快其讒而薏苡之謗亦與

焉嗚呼若公之所立卓偉奇特駕一世之横驚擬百

代而獨出猶不免巧夫之唇舌他尚何言議者又以

不從充道而從壺頭爲公失計夫嘖日老師而費糧

與撓徑出奇以制勝二端利害甚明而公之慮審矣

設使如或者之言從充而進又安能必保蠻寇之無

齟齬乎是又不得爲公失計也夫以宗均之常才矯

一節以入群蠻猶足以致其震懾承服若公少緩死當有他策以致蠻奚又豈云云者所能測哉夫其韜晦自養散財濟難公之大志也卻斥奸豪獨歸真主公之太識也奇謀勇烈光輔中興公之大功也不懷宴安以死勤事公之大節也世之人臣四者有一焉猶足以名當時而垂竹帛公乃兼而有之而又本之以忠誠積久之心宜其功蓋一時名垂後世而血食無窮焉向之謗者風休電滅漠無蹤跡曾何損于公之忠賢哉今辰郎五溪故地距公沒垂千年而野夫女子猶知道公之威名在在有廟以祀公斯又足以

見忠義之感人心不以古今而有間也我皇明大秩群神公廟之在辰者獨登祀典有司以時行事無敢怠弛人有水旱疫癘則禱焉廟故有亭或以爲神出遊之所址存而亭廢辰人合志與構并他屋宇門墻之弟治者悉完理焉余少讀公傳嘗壯公之爲人及往來武陵江中親見所謂壺頭山者壺頭距辰水行可一日至彼亦有廟而脩祀事于辰者便于人之瞻依云耳廟亭既新余遂刪取公之大節俾辰人刻之并系以詩曰矯矯馬公惟志之偉志在功名氣不少萎貧堅老壯公言則然慷慨奇蘊朴罕識其賢雲乎爵

斾雷于辰震紫色揮聲炎輝斯盡公晦于時爰牧爰
畗颷氣九縣顧瞻安之曰述曰嚚狠貪冢飽蒯不少
留聿末漢道來覬覦主應對䟽過謂帝大度高祖則
同遂委臣質遂効臣節聚米討羌悍虜蕩越四方底
平人懷安嫉公不旻佚許國以驅遙搖武陵蠢蠢雜
種梗化撓邊負險恃勇公曰茲役老臣馳驅聖請于
行秉節舒舒不驚不亟既安且式試兵臨獮蠻郎權
辟抗于壹頭匪公之尤天少頃假孰測厥猷公雖凌
世固則成事乃招乃來群蠻無貳云胡巧失讒言朋
興豈不艱時易事久滋明迄茲千載有顯愈赫名德[illegible]

門功載史冊壺山之南展江之滸公遺如新公廟在
右建我皇明祀典秩申行事以時委在守臣惟公忠
精厥德不爽與疫癘旱澇應求如響民感公惠欽服國
章廟亭完構其敢廢荒乃圖永久乃磨貞石我纂其
詞爲示無極

絳州大成廟碑

臨川王汝績以儒官陞知山西之絳州始至進謁大
成至聖文宣王顧瞻廟貌庳陋年久棟桷腐撓大懼
弗恭明祀及薦更釋奠薦獻周旋迫于狹隘且風雨
穿漏不足以揭虔妥神益深悚惕遂下北山之材聯

爲巨筏順流而至擇土埏埴甓甓完堅百用具備鳩工齊作撤去腐壞易以新好廟舊以間計者三廣而爲七厰制崇高峻整宏濶深邃巍然當座聖像益尊顏曾思孟四公作配十哲位次序列左右禮殿既成改作從祀賢儒兩廡而擴大之門宇堂齋率皆壯麗深廣克稱頖宮之度工既訖功釋奠備禮儀之盛士習有絃誦之勤風化之美延及民庶汝績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昔周元公有言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我聖朝所以極尊崇之禮天下通祀而閭閻内外者莫不以是與惟是絳學祀典

人材所關汝績大懼學政隆弛有係憂慮是用協力一新財用民功皆興家有所興事底功惟祇若崇祀育材之意而已茲茲有成誠不可不知所自爾諸生考業于斯師法先聖當以唐虞三代學校士習自勵勿以俗學詞章聲利汨其心尊道統之正黜百家之非居仁由義竭忠盡孝庶幾身有古人之學才爲用世之良斯實聖朝建學之意諸生旣旋唯而退學正劉章等遂以其事來徵文將刻之石余謂汝績能新廟學以祀神育才而不自以爲功又勉諸生以正學是可書也爲之銘曰惟茲廟學爰始爰作厥制樞庳

禮儀靡度亦窘風雨圮漏弗支神罔攸格士習以嬉
時維拔續文儒是職有藴有施譚譚秩秩適求民牧
陟俊援尤大廷有命來守郡符守來自東人士咸喜
不以崖威而尚豈弟進謁先聖廟貌罔稱遐謀厥役
靡安靡定遂鳩群材遂與陶埴百工獻巧齊心一力
撤舊益新丹堊斲飾翼翼禮殿有赫斯崇周廡堂齋
悉廣其宇神有攸安士有常處工告訖功拔續有云
茲惟成憲祇命在臣乃進多士敢有誠告師是聖賢
篤茲正道明體適用允罔不休聞視萬古忠賢可述
彼哉俗學貴顯實側汸己治人鮮不爲愚惟順所治

惟端所趨舍曰無知不有聖謨士感守言匪獨我惠神人具依守無我替乃纂其事乃來徵辭麗牲有石刻以永垂

永壽縣大成廟碑

乾州之永壽縣實古豳州之地縣學大成至聖文宣王殿創自前代我皇明混一寰區首崇儒教大詔天下建學立先師廟俾所司以時致祭毋俾廢怠于時宣聖殿以及兩廡固嘗新理之然歷年既久漸危敝漏及創始之際又卑陋不足以展禮事神今縣令山西高平郭質以鄉舉發身來知是縣始至進謁聖廟

聽顧大懼無以仰副國家崇明祀育賢才之意遂亟而
郎欲與脩然以邑民僅千室力單財寡所需之物無
自出遂行視縣城內外遠近官宇園塹隙地得數百
畝督令有役于官者假借耕具給與種子俾以時種
穫其間積凡三歲得穀麥若干斛復借民車輪至咸
陽渭水之次易木以歸且先于農隙時以餘穀僦工
埏燒瓦甓覆蓋墁飾諸物百用既具乃于天順元年
七月吉日洎其丞馬騏典史宋準協心鳩工興作擴
舊大成殿三間爲七間兩廡舊各五間今俱增四爲
九以至戟門櫺星門神廚神庫次第改作之皆高[illegible]

壯固有加于前始事于是月某日訖功于次年七月明倫堂兩齋生徒退習之室功力小而先已葺脩備殿廡神宇鼎新之功為大于是教諭薛澄訓導安廣進諸生而告之曰惟是廟學因循撤漏者數十年矣令郭令以學古入官之才于為政知所重雖居小縣民寡事務叢劇之際能出謀備用不勞民力不耴民財而克底廟貌之成高廣嚴翼有盛于昔以及他宇亦皆葺理事神育才咸盡其道實有以仰副國家崇重儒教之意雖古良有司之興學者殆無以過之夫令之有善政不可使無聞于後世乃具其事之本末

道生員張俊岳凱來求文于予將刻諸石以示永久
爲之銘曰惟此永壽惟有廟學十有其年爰始爰作
或度孔庳或宇寢陳神不顧饗士荒于嬉有令學古
式臨兹土乃怵于心乃惕于覲顧兹小邑式寡于丁
曉言興之孰資于庾我思其方有田斯植乃耕乃耘
有年有積輸之百輛清渭之濱以有貿無萬木委止
工獻其巧人執其勤廟廡攸作撤舊益新葺理之周
爰及百宇神祀孔彰士有攸處師曰斯後惟令之功
欽服國典教道日崇不有纂述將泯其實我銘是來
勒示貞石

濟南府重脩舜廟碑

有大聖人之道而功被于天下萬世者固宜為天下萬世之所崇奉如濟南府之有舜廟是已舜耕于歷山史記以山在河東今濟南府歷城縣亦有歷山故後人因以立舜廟焉夫歷山之地不足深辨獨舜以大聖人之道功被天下萬世人得而知之則濟南立廟以致崇奉者夫豈過哉正統初瑄以菲才濫官山東憲司嘗進謁廟下因追仰聖道于數千載之上今去濟南垂三十年矣方以老病退居河汾山西憲使王允郡人也以書來曰吾濟南故有舜廟歷年滋久

木朽腐漏殆不可妥神揭虔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年富巡撫山東因謁神廟見其圮剥之甚退
謂藩臬官僚曰舜大聖人也是郡之人既立祠宇以
致崇奉而乃弗治如是幾于慢神矣盍圖所以新葺
之于時歲値少豊不可興事又二年爲天順四年歲
既連稔民生亦紓于是都憲洎藩臬以濟南知府陳
銓才可集事俾董其役銓量材計工皆取之帑餘在
官而民不知擾自殿寢廊廡以及外門次第俱新宏
廣壯固皆有加于前時且擴其隙地繚以周垣樹以
名木幽邃清肅允稱神棲始事于是歲之正月畢于

而工訖由是宮民小大咸[illegible]喧傳依斯役也實乃崇奉
聖神而有關于世教不可無辭以紀其事敢丐文俾
刻之石以垂諸後瑨因念數十年前旣嘗謁聖廟而
追仰聖道今茲之舉固宜有言夫舜之所以爲大聖
者以其爲人倫之至而精一執中乃萬世道統之源
禹湯文武之君臯陶伊傅周召之臣孔曾思孟以及
周程張朱之聖賢雖行道明道之功不同而其相傳
之法實皆遡其流是其功被天下萬世者曷有窮極
哉今聖朝方以有虞之道治天下薄海內外咸底休
風然則是廟之新匪徒崇聖道于往古實有以仰若

聖朝爲治之意是誠大有關于世教也遂書其事俾
刻之

東嶽泰山廟重脩碑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朝廷有大典禮大
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歷年既久頹多圮漏弗治先
是守臣嘗奏請脩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泰安州
復以其事達之濟南因以上請詔允脩葺于時都憲
年公富方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巡
撫乃洎巡按藩臬協議既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
俾濟南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

以謂脩葺嶽廟所以祇若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
省民財重民力爲本財匱民疲事亦非可因詢及守
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禮神之物甚富遂遣人持市
木之巨細與其他脩屋之不可缺者及旣合而匠役
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旣綜理有法董役
者亦因其意不亟不徐功日就緒始事于天順庚辰
秋七月次年辛巳春三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
悉皆完治不陋于前不侈于後咸願刻石以紀其事
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因以書來求文于瑄惟
孔子有曰必也正名乎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其理一也然則祀神之道其可不以正名爲先乎如嶽鎮海瀆其在古昔帝王之世皆以名山大川稱之初無封號之加蓋以其爲天地儲形萃秀神氣流通能興雲雨以惠物能出財用以濟民故雖載在祀典而不可加以封號自前季以來道學不傳幽明之理不明于天下邪誕謟妄之説日作于是有封五嶽爲王爲帝者有封五鎮爲公者有封四海四瀆爲公爲王者而又各加以美號夫嶽鎮海瀆其形峙而流其氣神而靈古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乃崇其號人其神名既失正神豈願享洪惟我太祖高皇

先有天下之初卽稽古禮神之典乃頒大明詔旨五嶽鎮海瀆諸神曰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今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仰惟詔旨所載大洗前訛隆復古制其所以達幽明之理嚴上下之分允宜表正斯世垂法將來而爲萬古不易之大典孔子所謂正名者于斯見之猗歟盛哉今東嶽泰山之神爲衆嶽冠聖朝既正其名秩其祀而廟有弗治又俾所司以時脩葺而巡撫憲臣洎藩臬得綜理其役如銓者不

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祗若朝廷之丕休顯命而致謹于大神者矣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宰斡二氣互根清浮無際濁墜斯存㬌行剛峙川洪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巃嵸太虛磅礴厚地匪嵩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守石其雨入荒功既載溥厥報宜章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屋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立縈廻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右山川明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荐起儕嶽于天褻三公禮逮我聖世道復古隆斥絕僭誣率循大中嶽鎮

[illegible][illegible]悉正其名惟告宗神神稱允洽迄茲有役[illegible]

石刻述理纂辭以示無極

韓城縣重脩學碑

韓城郎古之韓城襟帶梁山大河爲今陝右大邑邑學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創建既久皆有弗治處河南湯陰王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既勤庶務尤重學政自大成殿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厨有圮漏者悉完理之重作明倫堂東西齋俱增舊兩間擴明倫堂後地作退堂一所生徒退室悉脩葺焉土木盖瓦甃磚繪飾壯固鮮彩經始于天順五年正月至八月

試工廟學既新又申舉教條以勵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爰自隆古神聖御極未嘗不以學政爲先蓋以人之性出于天而性即理理無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異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復其初聖神君師億兆必施治教俾氣質清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樂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極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脩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天道之類則皆本于復性故顏曾思孟者

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子沒性學不明漢唐
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至宋周
程張朱眞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人
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皇明
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內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
立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
聿追隆古夫豈漢唐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列聖相承
咸重斯道數申敕天下以時脩舉學政勿俾廢弛今
韓城王尹祇若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爲生徒者其深
體聖朝隆古教法究濂洛關閩之學以上遡洙泗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經以窮理窮理以復性
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爲者無不盡
斯于人才風化有裨于萬一而于王尹之興學與有
辭焉于是既叙其事復詩以系之曰惟梁有山惟邑
有韓韓城之學王尹是完完之伊何盖宪棟宇神有
妥棲士有息處釋奠考業既飭且釐媚學之子惟道
是資道脉於穆曰命曰性性該萬善全畀神聖神聖
在昔極建教敷唐虞肇迹典樂司徒延及三代教法
隆備聖賢相傳千載一致盖人之稟理一氣殊明誠
兩盡斯復其初夫何前季性傳晦昧學名則同學實

非是逮我皇明道際嘉亨學建内外復性是崇玆韓

之校有成斯役磨石纂辭以勗無斁

蒲州廟學重脩碑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二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于聖門之諸儒皆配饗從祀于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爲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敝于久或缺于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孚浙右台之黄巖人家世業儒既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于神典民政熟于講聞及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脩舉因進謁大

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厨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廹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爲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脩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乏退息之室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于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役底于成始事于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于是神宇學舍巍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爲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鑱諸石乃來求記余惟古之學政考之

書籍可見已盖自夏商周以至之教法皆可以復人
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
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爲異端雜
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爲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
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
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
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
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
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爲教故凡五經四書

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術之講學者旣一于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于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于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于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濟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外以復性爲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旣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儀焉盡力之君子庶幾乎學政有實效矣于是旣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惟此滿學守克新之

朔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學靡不完章有土之君
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礱琢業必專精
于道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
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
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
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岐理難同轍
未備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右先學建內外
正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傳發揮詩至
子以表章于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厥淳茲頖有政
致既理治勗哉明誠聲實永世

安邑縣脩孔子廟碑

皇明定有天下之初即隆古聖王之學政設國子監郡縣學廟祀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及七十二子凡先儒有功于聖門者亦皆從祀廟庭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由是學政大備于內外列聖相承咸重斯道今皇上治洽重光尤重教事近年復申命憲臣分督天下學政天順七年三月解州之安邑知縣事楊謦乃祗若上命以孔子大成殿及門廡皆歲久圮剝弗治遂集匠役量工興事撤去六棟桷之腐壞者悉易以美材蓋瓦亦埏埴堅緻以至繪彩無不完好又一

新聖賢之肖像既以是月興役不亟不徐至八月
訖師生洎邑之耆庶雜然相與言曰是役也宜揚今
祇若上命克有成緒不有所紀何以示後遂來求許
將鑱諸石余惟學政之崇卑實關世道之隆卑三代
學政崇而世道崇圜無間然漢唐歷代亦皆以崇舉
學政饗國長久惟若秦之廢學政焚詩書其效可見
我皇明建學純法隆古既正聖賢之祀與教人之方
則自周子張程朱子以上遡孔顏曾思孟子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復性爲先明倫爲本而異端雜
學皆不得以猾乎其間是其學政又非漢唐歷代可

擬今以安邑一縣楊馨能舉學政觀之則自畿甸以達方岳爲守令者孰不祇承德意以各舉其學政而天下之英才被朝廷教育之恩陶聖賢禮義之澤皆將以正學自勉古人自期思有以培植國家之洪祚于億萬斯年之久世道之隆是以遠追三代矣楊馨陜西靈臺人丁卯舉于泣政有能稱學政尤其首者故咸願有紀遂次第其事復系以詩曰惟此清廟聖賢是栖縣歷歲久圮剝弗治皇有大命俾時葺理凡在守臣孰不悚靡楊令安邑惟祇惟承乃作周廡新大成爰及門牟無不崇舉有翼棟梁有堅

肖像聿克就新高宏儼肅允稱典祀濟濟士子爰

瞻爰止學仰正傳人倫天理有造其德進奮百工[illegible]

竭忠盡仰者盛明匪圖崇肥式儁仁義廣學有光聖

實永世

[illegible]公韓[illegible]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觀之則自歎何以

遠方岳爲守令者孰不祇承德意以各擧其學故而

天下之英才就朝廷之敎育之[illegible]聖賢禮義之澤得

將以正學自勉古人自期思有以培植國家之洪祚

十億萬斯年之久世道之隆又以追三代矣楊[illegible]

於西雝菁莪人才亦鬱有治政有能稱學校充其者

賢於世有紀遂次第其事後系以詩曰惟此清廟聖

誠忠盡心者盛明理圖書洗友講仁義與學有光聖

聰安止學心正傳人倫天理存蕩其德進益百工齊

丁令徐肆[illegible]方就雍肅古鏘鏘允厥與休濟濟士千[illegible]

